

中国奇人传奇

〔台湾〕 毕珍著



• 中国奇人传奇 •

【台湾】毕珍 著

作家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本富有特色的中国历史人物传奇。其中既有名垂百世的忠臣义士，也有神出鬼没的江湖英雄；既有日行千里的飞毛腿，也有赌技高超的女赌王。文笔简洁生动，富有传奇色彩。从中不仅可了解一些历史人物的史迹，而且可于跌宕曲折故事情节中，得到艺术享受。

中国奇人传奇

〔台湾〕毕 珍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潮 白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.125 插页：2 字数：239千

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4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6248·0164

定价 2.15元

目 录

女赌王.....	(1)
逍遥江湖.....	(16)
清官世界.....	(31)
白银万两画一帧.....	(49)
唐臣三斗武则天.....	(64)
柔道·毒药·黄面虎.....	(79)
駙马·公主·瓦刺灰.....	(94)
飞毛腿柳彪.....	(143)
赛罗仙.....	(161)
鬼头双刀.....	(177)
少林弟子.....	(196)
英雄路遥.....	(215)
宝石顶.....	(232)
弹石神功.....	(246)
神箭破妙贼.....	(263)
铁拐子·流星弹.....	(277)
绿林·秀才·太守.....	(295)
玉人·铁爪·玉佛.....	(314)
古庙·花轿·一品衣.....	(332)

女 赌 王

吴仁派家人通知老二和老四，立即去他家。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家人说，有一场豪赌。

“什么人要赌？”

“有一个女客，住在我们家。”家人道，“那位女客，自己骑一匹小骡子，牵一匹大骡子。”

“那个女客要赌？”

“是的，女客要赌。”

“赌那两匹骡子？”

“不是赌那两匹骡子，那匹小骡子，是女客座骑，那匹大骡子，载着银子。”

“骡子驮银子，银子很多。”

“大爷才叫我们来请二爷和四爷去赢那女客人的银子。”

吴家老二叫吴江，老四叫吴钟，两人听到这话，四眼一亮。

“看来，”吴江道，“她是一位财神娘娘。”

吴仁住在凤阳府宿州城，他是一个大麻子。

在宿州城，无人不知“麻饼”吴仁，叫他“麻饼”，是因

为他脸上麻子一颗颗，又大又圆，圆得象个饼。

有的说吴仁是中上流人，很有钱，除在宿州城中购得一排一排房子外，在乡下还有大批土地、房屋、田产。

这些，都是一年多购入，人人都说他生财有道。

还有的说，他是赌场中的人。

吴仁在赌场极为有名，提到“麻饼”，赌徒们都会翘起大拇指：“他真行。”

他一上场，如果是赌铜货，他打“开门”，出“开门”。打“入门”，出“入门”。左“青龙”、右“白虎”，他打“青龙”，出“青龙”。打“白虎”，出“白虎”。

他打“青龙”挂“入门”，开出的不是“青龙”便是“入门”。他打“白虎”挂“出门”，开出的不是“白虎”便是“入门”。

赌单双，打单，开单，打双，开双。两个骰子如同会变戏法。

至于麻将，翻倒赢钱，常会一连十余庄，使其余三个牌友失色。

不只是吴仁，他的三个弟弟吴江、吴数金、吴钟，一样是赌技高超，四兄弟各有一份偌大家产，都是赢来的。

在赌场上，有些人家紧盯着吴家兄弟赌，麻将以外，铜宝、单双均如是。

吴家兄弟打青龙，他也打青龙，吴家兄弟打白虎，他也打白虎。吴家兄弟打出门，他也打出门，吴家兄弟打入门，他也打入门。

吴家兄弟打什么开什么，赢来银子。随着他打的，也一样赢得银子。

照说，在赌场上，人人都跟吴家兄弟打青龙、打白虎、打出门、打入门，岂不是只有赢家没有输家？

不然，有许多人偏不信那个邪。

他们不信吴家兄弟打什么，会开什么，不仅是铜宝，单双也是。

于是吴家兄弟打青龙，他偏打白虎，开出青龙，吴家兄弟赢，他输；吴家兄弟打出门，他偏打入门，开出出门，吴家兄弟赢，他输；吴家兄弟打单，他打双，吴家兄弟打双，他打单，结果是吴家兄弟赢，他输。

赌场有输有赢，才会使赌场连绵开下来。

若是仅有输家而没有赢家，或是仅有赢家而没有输家，赌场开不起来。

吴家兄弟一直在赌场得意。

不过，有人说，今天他们得意，昨天他们也得意，明天如何？

明天，他们可能一败涂地。

“等着瞧，”有人道，“吴仁和他的三个兄弟，明天可能就会象五六年前一一样，大输特输，穷得象鱼腥。”

赌场里的人，相信吴仁和他三个兄弟，有一天会输，所以，不怕和他赌。

吴麻饼赌博，曾经输过，的确，有很长一阵子，他穷得象鱼腥。

二

吴麻饼兄弟四个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三人，以前都在乡下种田。

所谓乡下，离宿州城也不过两三里路。

吴麻饼则在城中，陪同父母，经营小生意。

他已娶亲，有了两儿一女。

吴麻饼做生意，不只不是老手，且也不十分认真，顾客上门来，爱理不理，常遭他老爹责骂。

责骂也不听，趁着老爹不注意时，便溜出去。

老爹发现，在他回来时，自是痛斥一番，并责问：“你到哪里了？”

“和朋友见见面，”吴麻饼道，“还喝一点酒。”

他把嘴巴凑上老爹面前，果然，有点酒味。

以后多次说与朋友喝酒，老爹心中起疑，便暗中跟踪，终于发现吴麻饼并没有与朋友喝酒，而是进了宿州城最大的赌场。

“你到哪里了？”回来时老爹查问。

“一个朋友生病，我去看看他。”

“他生病，不在家找医生来看，还去赌场？”

吴麻饼无话可说，他知道自己去赌场赌博，已经被老爹发现。

“你还不给我跪下。”老爹大声喝道。

吴家家教甚严，吴麻饼双膝跪下。

老爹拿起一根棍子，没头没脑把他痛打一顿，一打他欺骗老爹，二打他混入赌场，将来，会把家产败得光光。

这一顿打，并没有根治，吴麻饼乖乖在家做一阵生意，又偷偷去赌场赌博。

半年后，赌场老板来讨赌银，他一共借三十多两白花银子，在赌台上输给了人家。

赌场老板没有要到银子，却要到一条人命。

吴麻饼老爹一气之下，一口气回不来，气死在地。

丧事料理以后，吴麻饼受此打击，本该痛改前非，从此不再涉足赌场。未料他却如同出笼之鸟，解缰之马，更是肆无忌惮，生意也不做，整日流连赌场。

老爹在时，吴麻饼在赌场上，小赌而已，不敢大输大赢。老爹逝世，他想大赢，不只下大注，有时还做起庄来。

他在赌场上，赌运不佳。

他赌，输，做庄，也输。

渐渐，输光家中所有，最后，房子也输掉，使得老母和妻子儿女，没有地方可住，不得不把她们送到乡下去交给种田的老二、老三和老四照顾。

“等着瞧，”吴麻饼向三个兄弟道，“我一个人要回宿州城苦战，把输去的银子赢回来，买回房屋，并且，还买下两条街的房屋！”

“不容易，”老二告诉他，“你不要去赌场混，和我们一起在乡下种田，这样，还有一碗饭吃。你在宿州混，不久，一碗饭也混不上口。”

“除非是我死掉，”吴麻饼发狠道，“不然，我一定要把输的银子赢回来。”

吴麻饼半个月没有消息，不管他是赢还是输，总希望有一个人在，一个人久未见到，家中人甚是不安。

这便进城去找。

宿州城没有吴麻饼的踪影。

赌场里的人说，曾有三三次，他身上没有一文银子，还要进赌场来赌，被人拒绝。两次，他向赢家借银子扳本，也被拒绝。有一次，人家不借，他偏要借，于是，两人打起来。

“他受伤没有？”

“受点轻伤，从那天以后，便未见到他。”

“会不会死在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三

吴麻饼没有死，一年前，返回宿州。

他没有回家，笔直回到赌场。

他说，他在外面做了一年多生意，赚了不少银子，打算送给赌场上的老朋友。

“有银子，才可赌，没有银子，不许赌。”

“这是宿州赌场的老规矩，我知道，”吴麻饼从身上掏出白花近两银子，“不回宿州倒也罢了，既然回来，好歹有银子可输。”

“你这一年多，做什么生意，赚这样多银子？”

“你不必问我做什么生意赚银子，只要知道我这银子不假，你赢去之后可以买田置地就好。”

“你要赌什么？”

“单双、铜宝、牌九，我都赌。”

“三十两银子赌单双，三十两银子赌铜宝，三十两银子赌牌九。”

“三场都输，我还有银子存在客栈中，可以再去拿来赌，”吴麻饼道，“反正，我要把你们喂得饱饱的。”

“你是存心来送两个？”

“不，喂饱之后，你们会觉得撑得难受，全部——包括以前赢我的银子，一齐吐出来。”

没有人相信。

吴麻饼在赌场混了一天一夜，输了五十多两银子。

“明天还来不来扳本？”

“明天带二百两银子喂你们。”

吴麻饼返回宿州，输了五十多两银子，是件大事，在宿州，一个人一次输五十两银子而不皱眉的人不多。

他说，在第二天要带二百两银子下场，使赌场的人震动，一些赌徒纷纷筹措赌本，要在第二天赢他。

第二天，宿州赌场的赌徒，出奇地多，到处是人，口袋中的银子哗哗响。

这一天赌下来，吴麻饼赢得两百多两银子，说得上是赢时三双眼，输时一滩泥，赌场中，一片唉声叹气声。

吴麻饼在宿州混了三个月，大小赌场，都有他的足迹。

白花花的银子，一齐向他滚去。

他首先出高价，把自己原来的房子买回去。

然后又一连买了十二间房子。

一条短街，一半属于他所有。

这时，他才回到乡下，将老娘和妻子儿女接回自己原来房子里。

房子还是原来房子，不过，有很大不同，装潢得象是新房，还买来家人、使女，侍候家里的人。

当他将亲人接回宿州后，三个月又不见人影。

赌场中人奇怪，他又去哪里了？

没有人知道。

三个月后，吴麻饼带着吴江、吴数金、吴钟三兄弟来到赌场。

“这是我三兄弟，”吴麻饼道，“他们也要下场，见识见

识。”

“大爷，”以往，人家都叫他绰号麻饼，现在不同，尊他一声大爷，“你已经混得发财。喝汤、吃肉，也不肯留点骨头给我们啃一啃。”

吴麻饼微笑：“不必慌，我的银子，你们想赢，不容易。我这兄弟，功夫不高，你们可以赢一点回去。我这三兄弟，他们自己家财如何，不必我说，大家知道，如今是良田千亩，若是把田地房屋输光，没有银子付赌帐，一切由我。”

“几个月不见面，看来，大爷是教他们三位怎样来赢我们的钱，对不对？”

“当然教他们一些规矩，例如赌铜宝，共有哪四门，什么是左青龙，什么是右白虎，挂角又是什么。”

“把大爷赢去的银子，送还一些。”

“那要看你们的本事。”

这吴家四兄弟进入赌场，半年多来，纵横无敌，他们赢去大把银子，简直可以开钱庄。

四

老二吴江和老四吴钟来到老大家里，发现老三也在。

他们不约而同，赶来发财。

那位“财神娘娘”，看来，四十多岁。

老大替他们引见。

那位妇人，比他们年纪略长，她说：“你们就称我一声三娘好了。”然后，看看他们，“看来，三位都很得意，生意一定做得很好。”

“三娘，生意做得还不错，”吴江道，“三娘来到宿州，怎

么不住客栈，却住到我老大家中来？”

“听说你们老大是位江湖朋友，才来这里投宿，”三娘道，“我带了一点东西，在客栈中，自己入睡，有点不放心，来到你们老大府上，安心得多。老大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三娘说得是，”吴麻饼道，“不过，晚上招待不周，请三娘原谅。”

“晚上睡得很好，我放心得多，”三娘道，“若是在外面客栈里，我还担心他们觊觎我的银子，对我下迷药。”

“三娘，”老四问，“你怕丢掉银子，共有多少银子？”

“不多，”三娘道，“一匹骡子还驮得动。”

“三娘是走江湖的人，晚上一定睡得很晚，”老三道，“在睡前，总要找一件事消遣。”

“老三这样说，好象有什么消遣之法？”

“骰子、牌九、麻将、铜宝，不知三娘好哪一种？”

“我都喜欢，不过，还是打打麻将，你们四兄弟，刚好留下一个人，侍候茶水，看看牌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我们打打麻将。”

吴麻饼不上场，他准备桌子、麻将。

“三娘，不知是何处人氏？”老三问。

“不远，山东人。”

“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从四川，”三娘道，“去四川收了一点帐，也就是用骡子驮着的银子。”

“三娘，”老四道，“府上难道没有可使用之人，劳三娘作万里之行？”

“山东至四川，迢迢万里，途中又多歹徒暴客，派人去

收取银子，别说是银子不放心，对一条命也不放心，老身这才亲身前往四川一行。”

三娘这样说，是在说她有功夫，唯其有功夫，骡子驮的银子，才不会被人劫走。

如果有人劫过也会吃过她的苦头。

她是个江湖人，可能是故作此言，吓吓他们。

他们并不想用强硬手段夺取她的银两。

他们要在麻将桌上，把她的银子赢来。

四个人开始打麻将。

四圈打下来，老二赢十多两银子，老三和老四各赢四十多两银子。

三娘输一百两银子。

她输一百两银子眉头也不皱一下。

不过，她不再打下去。

“明天老身还要赶路，”三娘道，“今晚不能再打下去。”

“三娘，你还得捞本，把输的一百两银子捞回去。”

“牌打得太小，想捞一百两银子，并不容易。”

吴钟心中暗喜，问道：“三娘，你说，麻将打得太小，如果打得大，你还愿打？”

“对，如果打得大，输赢个三五千两银子，才不是浪费时间。”

“三娘既要打大，”吴江道，“我们一定遵从你的意见，打大。”

“老身也高兴陪各位玩玩。”

于是，牌局继续。

两圈牌下来，吴家三兄弟各输五百多两银子。

输的是筹码，但在牌局结束时，必须调换现银。

三兄弟知道今晚遇到高手。

三娘牌手之强，使吴麻饼也惊心动魄。

当抓起牌，还未打两圈过来，突听到三娘道：“如果抓起一个五饼，便赢了。”

她一摸翻在桌上，是个五饼，倒牌赢了。

洗好牌，掷骰子，抓牌，大家才理好牌，三娘笑道：“老身这一手牌，才起来，便听张，你们小心打，这一牌，老身会赢。”

“如果抓什么会赢？”吴数金问。

“老身不会说，如果老身说出来，你们手上有这一张牌，便不会打。”

各人抓打三张牌，三娘摸起一张牌道：“这张牌如果是五条，老身便自摸赢了。”

她将那张牌翻过来，是一张五条。

她接着将手上的牌亮开来。

吴麻饼没有打牌，在看牌，他最初是看三兄弟的牌，这时他觉得三娘的牌有点怪。

她说抓五饼会赢，便抓来五饼，她说抓五条会赢，便抓来五条，看来，三娘手上那一副牌，有毛病。

吴麻饼是一个看牌人，他可看任何一个人的牌。

他甚至可以看四家之牌，不过，要守口如瓶。不能说，某人手中有什牌，以及什牌可以打，什牌不能打。

吴麻饼临到三娘做庄时，去看她的牌。

三娘打牌，与一般人不同，她抓来第一把四张牌，每张牌摸一下，看也不看，匍在桌上。

第二把四张牌，照样，摸一摸，和第一把牌共八张互相整理一下，第三把牌上手，也复如此，共十二张牌，都是摸一摸，看也没有看，东放一张，西放一张，中放一张。最后两张牌上来，她摸一摸，把牌插进去。

吴麻饼不知道她手中是一副什么牌。三娘在这时，才将所有的牌竖起来。吴麻饼一看，她手上是一二三条，四五六饼，三四五万，还有一张红中，一张发财。

她将那一二三条、四五六饼、三四五万已整理得好好的。

一起牌，便听张。

她打掉红中，等着发财。

轮打两轮牌，吴家兄弟才把牌整理好，准备来什么牌、吃什么牌，三娘却道：“这张牌，希望是发财，如果是发财，我便发财。”

牌还未到手，她是指下一张要摸的牌。牌上手，她一摸，翻过来。

没有错，三娘摸来一张发财，赢了。

吴家三兄弟，都是输家。

下一庄，还是三娘做。

吴麻饼觉得三娘的牌，没有一点毛病，她赢，是牌运。

他不再看三娘的牌，去看三兄弟的牌。

这一副牌，吴江手上有两个一万，吴数金手上有一个一万，吴钟手上有一个一万。

四个一万，都已出现，没有一万。

两圈牌打下来，三娘忽然道：“老身摸这一张牌，希望会摸一个一万，摸来一万，老身就赢了。”

她摸一张牌，摸了摸。

吴麻饼心想，这回，你绝对无法摸一张一万，四张一万分在三个兄弟手中。

不料，三娘把牌翻开来时，是一个一万，赢了。

她一赢，其余三家均丢牌，吴麻饼急叫：“牌不要丢，有假。”

可是，他那三个兄弟已经将牌丢进牌堆里。

三娘一副牌，保留不动，她问：“你说牌有假，当是指老身这一手牌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十四张牌，头子是两个九饼，另外，一二三万，六七八条，一二三饼。

没有假。

“刚才，老二手上有两个一万，对不对？”

吴仁应道：“对，我有两个一万。”

“老三有一个一万。”

“我有。”

吴数金应道。吴钟接下来道：“我也有一个一万。”

“那么，”吴仁手一指，“三娘，你那一万，哪里来。是不是身上藏得有牌。”

“老身摸来，你们都看见着，”三娘一点也不在乎，“你说你三兄弟共有四张一万，可能是你看错，他们记错，他们只有三张一万，我才能摸一张一万，不信，查一查牌，我这一副牌不动，你们翻开所有的牌看看，还有几张一万。”

四个兄弟望着三娘。三娘微笑：“吴仁，你师傅王代利没有教你这一手。”